

蒋勋深情书写

生命中宿命的岛屿

看见台湾各角落

每个人的独特故事

新版附赠

蒋勋私藏台湾浪游指南

蒋勋

Jiang Xun

台

少年

湾

年

当我衰老时，
看着岛屿少年走过，
依然意气风发。

CBS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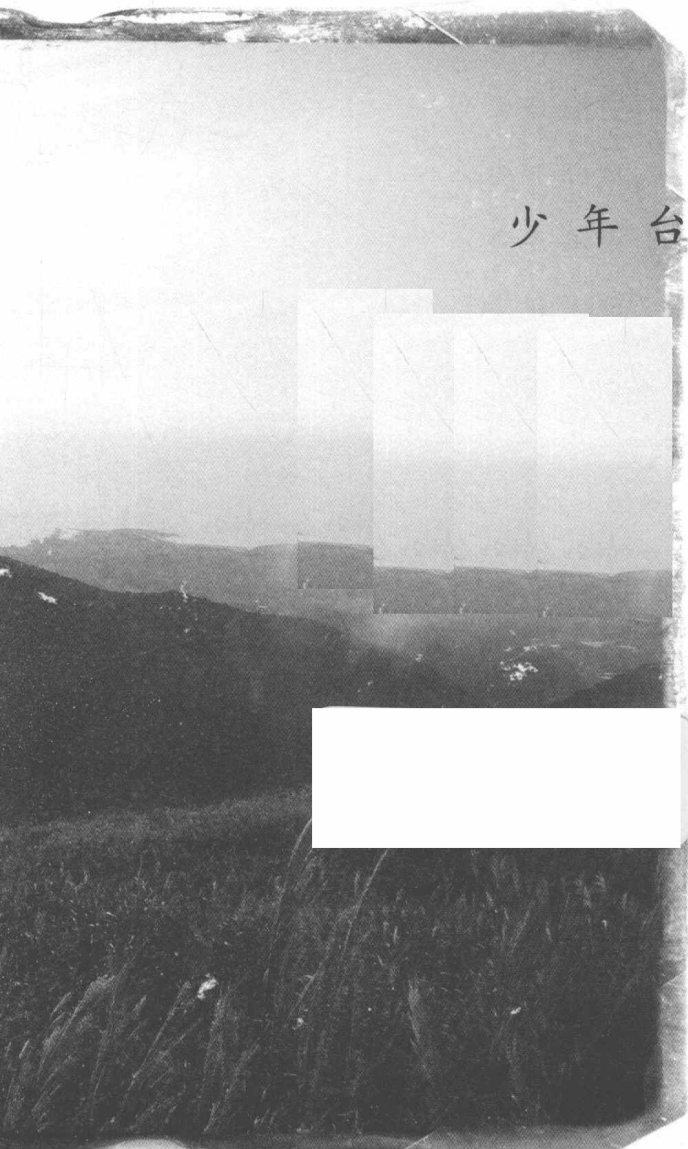


博集天卷
CS BOOKY

目錄
Contents

少年台灣

謝
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台湾 / 蒋勋著. —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356-7954-3

I. ①少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6668 号

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8-2017-007

本著作物简体版由蒋勋授权中国大陆地区 (不包括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) 出版, 由台湾华品文创出版公司版权代理统筹。本书照片由拍摄者授权。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化·散文

SHAONIAN TAIWAN

少年台湾

出版人: 李小山

著者: 蒋勋

策划: 熊英

责任编辑: 刘海珍 潘旖妍

版权引进: 刘海珍 文赛峰

特约监制: 吴文娟

特约编辑: 董卉

文案编辑: 郑磊

营销编辑: 仇悦

装帧设计: 戴宇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15.25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56-7954-3

定 价: 4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一九五〇年，三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在马祖白犬岛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，用来申请进台湾的通行证。

在拍摄那张照片之前，我的人生完全空白，没有丝毫记忆。

一九五一年随母亲在基隆上岸，踏上生命中宿命的岛屿，开始了此后成长为少年的岁月。

这个少年，成长的过程中，父亲常谈起故乡福建，母亲常谈起她的故乡西安。父母都有他们的乡愁，然而，少年自己，全部的记忆都是台湾。

最早落脚的地方是松江路，在远房叔公的公家宿舍，母亲带着五个孩子，打地铺，窝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，鼻腔里有许多小孩球鞋穿久了的湿臭郁闷的气味。然而，夏天夜晚院子里的扶桑花和一些蕨类野草，释放出清新又混合着辛辣香甜的芬芳，我常常深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把一个季节花草的香都吸到肺里去。

父亲晚一年到台湾，我们搬出叔公宿舍，在当时的“中正路”和“建国北路”交叉口铁道边租赁了一栋日式的木造小房子。

我开始有很清晰的记忆了，火车定时驶过的砵咚砵咚声，汽笛长长的呜呜声。隔壁吴家邻居小女孩在门口洗澡时的裸体，水晶肥皂的泡泡和她身体的气息。（她不时会跑来我家，没有原因地坐在我

旁边很久。)

还有小我四岁的弟弟不断哭泣抽咽的声音。直到母亲回来，一手解开衣襟给他喂奶，一手打开报纸裹的温热馒头，递了一个给我。

(我记忆着一种饥饿，肚腹里空空的慌张，那也是襁褓中弟弟死命哭叫的原因吗?)

两年以后我读了中正小学，是不足岁的入学生。

再过一年，赋闲两年的父亲找到粮食局的工作，可以配给到一栋在大龙峒的宿舍。

母亲带我坐二号公交车，在最后一站“大龙峒”下车。

车站紧靠孔子庙南面的红墙，孔庙西侧是屋顶有许多彩瓷装饰的保安宫。

保安宫前有一个大水池，水池四周有许多垂须的大榕树。那天，我跟母亲走过，池边聚集了一群人。我钻进人群看，是一具淹死的尸体，用草席盖着。一个和我同样大小的孩子，用石头丢掷尸体裸露在草席外的脚。

母亲走过保安宫，在保生大帝的神龛前合十拜拜。

穿过保安宫西侧的窄巷，一畦一畦的菜田、稻田，远远看到一排新盖好的黑瓦平房，母亲说：“这就是家了。”

重庆北路三段二九五巷二十一弄二号，那几个数字，好像成为少年时记忆里的密码。我的脑海里常常闪过这几个数字，记忆的盒子就打开了。一直到我二十五岁，第一次离开岛屿，去了巴黎，我持续只用这一个密码。

《少年台湾》是我许多挥之不去的青少年岁月的记忆，这里面的人物很少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在岛屿各个角落的底层生活着，嘉义月眉、笨港，云林古坑，台东南王，南投集集，高雄弥陀、梓官，花莲盐寮，澎湖望安，兰屿野银，金门水头，马祖芹壁……

一九九九年，五十年来岛屿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，好像有一种莫名的盼望，我开始写《少年台湾》。

二〇〇〇年，政党轮替之后没有多久，《少年台湾》停笔了，一停就是六年。

（为什么停了六年？我在疑惑什么吗？那些生活在岛屿各个角落的人物沮丧失落了什么吗？）

六年后，《少年台湾》重新开始，《少年台湾》里应该有比“政党轮替”更重要的事吧。

岛屿上习惯谈论政治，我听多了，常常悄悄离开那些喧嚣的声音，背起背包，摇晃去一个安静小镇或村落，去看一看岛屿上沉默

生活着不善谈论政治的一些人。

那一段时间，在台北、高雄、台中这些大都会，初见到一个人，我习惯问：你从哪里来？

那个人如果说是“高雄”，我会追问：高雄哪里？旗津？盐埕？燕巢？冈山？路竹？鼓山？六龟？

那个人如果说“台北”，我会追问：台北哪里？万华？三张犁？芝山？厦门街？永康街？汐止？大稻埕？木栅？

我想追问的是身体里最初的记忆吗？小小的地方，有气味，有色彩，有声音，还没有大到像“台北”“台中”“高雄”那么抽象或空洞，还有很具体的人的踏实生活——生活还没有只剩下一堆吵闹空洞嚣张的语言。

为一个奇特的没有听过的地名出发吧，背起背包，随意坐车，摇晃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。

台湾的少年，应该可以这样在岛屿上四处流浪，习惯在孤独里跟自己对话吧。

坐在路边，坐在小火车站，看午睡流口水的黄狗，听夏日午后的一树蝉声；庙口有打瞌睡的独眼老人；榄仁树大片叶子坠落，风吹过，像屋角猫伸懒腰的一声叹息；远远有油炸红葱头的酥香的气

味，一阵一阵；还有在板上剁碎肉的“笃笃笃……”声。

如果风里是一阵一阵浓咸香郁的酱味，我大概知道是到了西螺。
如果风里是一阵一阵刚采收的辛烈的蒜味，我大概知道是在雲林刺桐。

我用嗅觉记忆我的故乡。

这几年我住在八里，南边是“龙形”，北边是“米仓”。叫“龙形”是因为观音山在这里像龙转了一个弯，“米仓”则是山脚下一块小小的河岸腹地，有稻米堆积。

我不为什么，写了《少年台湾》，那些长久生活在土地里人的记忆，那些声音、气味、形状、色彩、光影，这么真实，这么具体。我因此相信，也知道，岛屿天长地久，没有人可以使我沮丧或失落。

这不是一本阅读的书，这本书合起来，就可以背起背包，准备出发了。

你，当然就是书中的“少年”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蒋勋写于八里乡米仓村

自 序 4

少年 集集 1

少年 水里 6

少年 南王 1 1

少年 望安 1 6

少年 白河 2 2

少年 野银 2 8

少年 九份 3 4

少年 月眉 3 9

少年 盐寮 4 5

少年 八里 5 2

少年 苑里 5 8

少年 扇平 6 4

少年 龙坑 7 1

少年 西宝 7 7

少年 鹿港 8 5

少年 东埔 9 3

少年 古坑 1 0 2

少年 笨港 1 1 0

少年 通霄 1 1 9

少年 丰山 1 2 5

少年 梓官 1 3 3

少年 观音 1 3 9

少年 弥陀 1 4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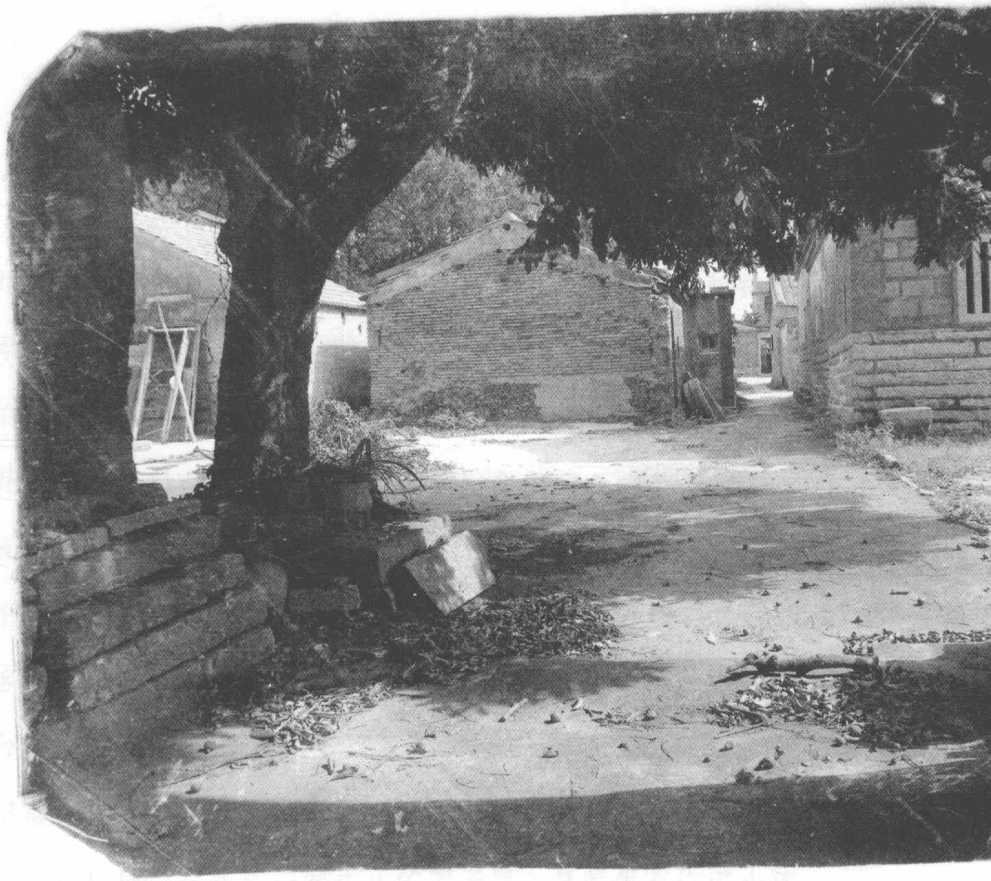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 龙峒（一） 1 5 3

少年 龙峒（二） 1 5 8

少年 龙峒（三） 1 6 4

少年 龙峒（四） 1 6 9

纪念我的小学好友陈俊雄



少年 龙峒（五） 1 7 6

蝙蝠

少年 龙峒（六） 1 8 2

少年 龙峒（七） 1 8 8

防空洞

少年 芹壁 1 9 4

少年 南竿 2 0 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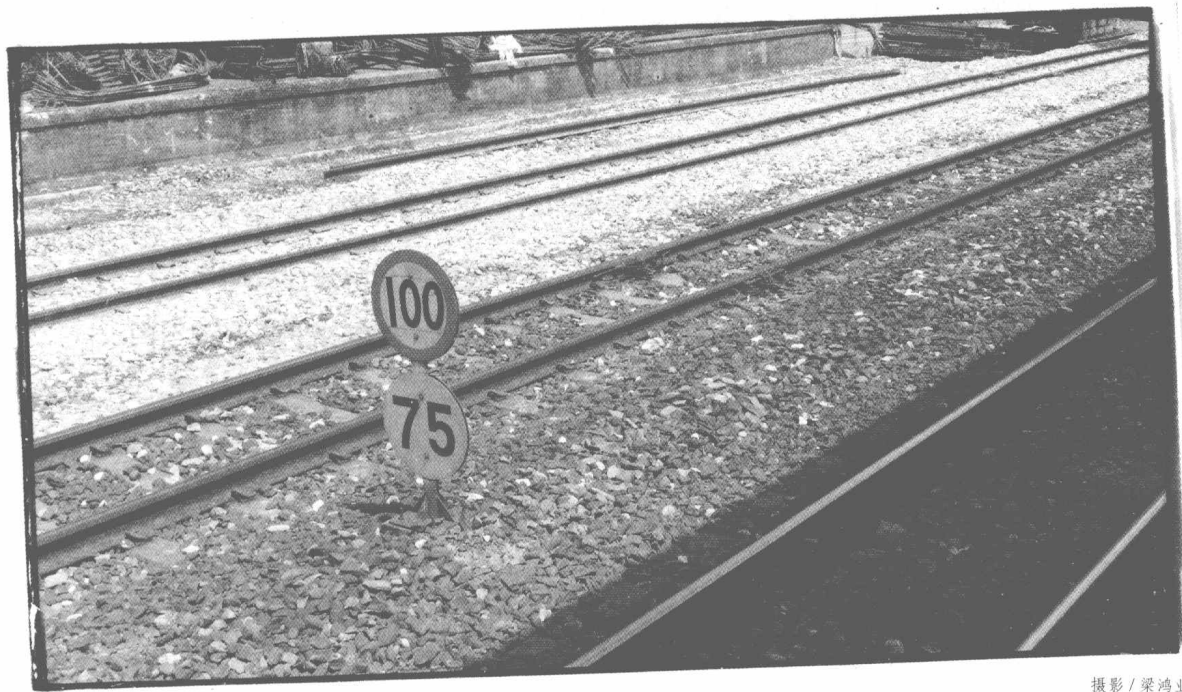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 水头 2 0 7

附 录 2 1 4

蒋勋的少年与少年的蒋勋 / 谢旺霖

少年。
集集

樟树列植的绿色隧道，
通往那静好的山中小镇，
火车站自在无碍，天摇地动后重生，
给纯朴与清新停驻。



因为地壳板块挤压，岛屿的中央有了一脉隆起的大山。

大山上的积雪、泉水，融汇成河，浩浩荡荡。

河流一出离大山，仿佛被平坦的原野土地挽留，蜿蜒蜿蜒，减低了速度，一味拖滞流连，在众多大小卵石的河床间浅浅缓缓流过。

许多早期从西边海岸平原登陆的移民，占据了海岸线及河流出口冲积扇一带肥沃富有的土地，也占有鱼盐和贸易的便利，形成人口较密集的市镇。

移民的过程中，占地为王，因此颇多械斗。

族群间为了土地的占有，往往聚众斗殴。

男子执农具相互厮杀，残酷的报复持续不减，甚至购买枪械火药，屠灭一个村落，女子婴儿皆不能免。

弱勢的幸存者，或者迁往靠山区的人烟稀少处避难，或者在土地贫瘠处立足生根，乞一饭之饱，放弃了争夺。

在靠近山区的仄狭河谷两侧，也渐渐有了人口不多、生活幽静俭朴的聚落。

数丛细长的槟榔树散落在住家四近。夏季除了蝉声，一片静谧。因此，一旦有外人靠近，黄狗从隐伏处突然跑出狂吠，使灶间正工作的妇人也从竹凳上立起，擦了一手的污渍，走到窗口，顺着黄狗的叫声，远远看去。

田陌小径上正走来三十多名年轻的学生，有说有笑，也有被黄狗吓住不敢走上前的。

“小黄！”一个高个子男学生喝斥着黄狗。黄狗认出主人，即刻

俯下身，摇尾摆头，在主人裤脚处磨蹭示好。

（梦里总是有一种惊恐，使我频频惊醒。当我忍住泪，贴近你的胸前时，房屋仿佛崩裂般摇动着。我不相信，我们是在经文计算的毁灭中。我们是在毁灭中，虽然你笃定地握着我的手，抚慰我说：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我仍然泪流满面。想到这一次过去后，毁灭仍在某处等待着我们。）

然而妇人打开了祠堂，在多年没有特别供奉的神案上上了香，并且抱歉地说：“孩子都大了，结了婚，移居在大城市里。乡下的老屋子反倒荒凉了。”

“也常去台北啊？”学生们问。

“住不惯啊！”妇人又抱歉地说，指一指高个子男学生，“他是老么，等他大学毕业了，也要到外地发展，这老屋就真的剩我一人了。”

祠堂里摆了三个圆桌，铺着红色塑料布。每一桌十二副碗筷盘匙。

我说：“一下来这么多学生，把阿姆累坏了。”

“没有！”妇人忙着倒茶，回头说，“都是邻近的欧巴桑一起来帮忙的。她们还在厨房里准备菜呢！”

果然大灶间热乎乎地有五六名妇人忙来忙去，见一大票学生来说“多谢”，忸怩不安地擦着一脸油渍的汗，坚持着要学生到庭院去玩，别挤在灶间了。

（我踱步的地方是在光亮与阴暗的交界吗？我看见剥茭白笋的女人的手，在泡着水的铝盆里捞起一大把绿色的笋皮。她的手又以惊人的速度折叠着冥纸，准确而毫不犹疑，那一沓冥纸，不多久就松松成为一摞在风中摇晃的莲花座。）

灶间有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气味。用大刀切着细嫩姜丝时的清辛，带着芳甘的水汽。葱是带着呛味的，铺在鱼的腥味上恰巧中和了。热烈花生油在大铁锅里沸腾，一大把拍碎的蒜头丢进去，蒜的辛辣呛冲被热油炸成一阵焦香，一缕飞卷着的白烟袅袅散去，使灶间的气味更混杂了。

也许是削去粗皮的丝瓜，透着如同蛇一般冰凉的体温。

但是，砧板上的一块始终没有被处理的猪肉，在仍透着血色的温墩墩的木讷里，仿佛回忆着曾经有过的躯体，有过的痛或满足的记忆。将被剁碎，或者被切成薄片，或者被斩成大块？一旦没有了可供回忆的躯体，它无辜而又茫然地坐在砧板上，等待下一种状态。

（我们在等待哪一种状态呢？）

在那个叫集集的小镇，我能够记忆的还有你吗？在饱足的饭后，我有些酒醉了。学生们躺在祠堂前的晒谷场数星星。我说：“别做那么庸俗的事好吗？”然后，有黄狗吠叫了，我被人扶着站起来。他们说：“你看！你看。”

我看见阡陌的稻田（在暑热消退的夜晚透着仿佛熟饭的香味），稻田的田陌上远远闪着手电筒的光，一点一点，从散在田间的几处走来。

我听到了妇人们的吆喝，听到了此起彼落的招呼声。

妇人说：“都说我们家来了三十多个客人，被子一定不够，各家便都打着电筒送棉被毯子来了。”

（在地动山摇的时刻，少年，我觉得毁灭的时刻里有过你悉心的照顾，有过香案上袅袅上升的烟篆的祝福，有过在巨大地壳移动、板块挤压时不可遏止的泪水。如同刚刚出离千山万山的浊怒的水溪，到了平旷的土地，有千般眷恋，有千般流连，有千般叮咛，有千般缠绵。）

原载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《自由时报·自由副刊》

少年。 水里

大地的泥土快速旋转，
造化伸出双手，拉扯、挤压、塑形，
且在顺着山坡砌筑的似蛇长窑中，
烧出生命的各样姿态。



摄影 / 翁翁